

田原文集

第七卷

中国篆刻出版社

田汉文集（七）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外文印刷厂印刷

字数345,000 850×1168 1/32 印张12.5 插页（平）6（精）9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平）1—8,700册（精）1—3,700册

统一书号：10069 485 定价：（平）1.85元
（精）2.95元

第七卷说明

本卷为田汉同志所创作话剧剧本的最后一卷，编入他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写的话剧剧本三个和他自己所写的有关文章七篇。

《关汉卿》（十二场话剧）写于一九五八年，发表于五月号《剧本》月刊时为九场；同月增写为十二场，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六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为十场；后又经修改为十一场，即删去原第十场，改写了结尾，于一九六一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现据中国戏剧出版社单行本编入本卷，另一种结尾则附刊于后。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十三场话剧）写于一九五八年，七月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首演，发表于八月号《剧本》月刊。

《文成公主》（十场话剧）写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一九六〇年四月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首演，发表于同年五月号《剧本》月刊；一九六一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据单行本编入本卷。

目 录

关汉卿	1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	135
文成公主	263

附 录

《关汉卿》代跋	357
送《关汉卿》访朝	364
《关汉卿》自序	374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后记	379
《文成公主》幕前语	381
谈《文成公主》的创作	383
送《文成公主》入藏	386

关 汉 卿

(十二场话剧)

人 物

(以出场先后为序)

刘大娘——酒店女掌柜。

二 姐——刘大娘的女儿，后名秋燕。

关汉卿——元代大剧作家，又号已斋。

谢小山——书会朋友，艺人，精通金代俗曲的教师。

欠耍俏——伶人，赛帘秀的丈夫。

公 子——阿合马的第二十五子。

歪帽子——刘大娘叫他“崔四爷”。

朱帘秀——元代大都擅演杂剧的名歌妓。

香 桂——朱帘秀的侍女。

燕山秀——朱帘秀的徒弟。

马 二——燕山秀的丈夫。

赛帘秀——朱帘秀的徒弟。后为欠耍俏的妻子。

鸨 母

阿 母——阿合马的母亲。

贵 妇——阿合马第二十五子之妻。

春 鹃——阿母的婢女。

关 忠——关汉卿的老仆。

玉梅——当时的笛王。

杨显之——关汉卿的老友，外号“杨补丁”。元代大剧作家。

叶和甫——混在当时杂剧界的败类。

王和卿——关汉卿的老友。

何总管——玉仙楼总管。

侍 卫

后台管事

王 著——益州千户。

郝 禎——中书省左丞，阿合马死党。

和礼霍孙——大司徒，后任中书省右丞相。

阿合马——中书省平章政事，元世祖的宠臣。

狱 吏

禁 子

禁 婆

狱 卒

周福祥——差官，二妞的丈夫。

刘长生——囚犯。

彻里·不花——和礼霍孙的心腹幕僚。

刘大爷——二妞的爸爸。

周老汉——二妞的公公。

青年农民

王实甫——元代大剧作家，关汉卿的合作者。

梁进之——曲家兼医生。

李 武——解差。
王 能

小 吏

行院总管

行院总管的手下人

时 间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到十九年(1281—1282年)

第 一 场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八年(1281)的大都。

〔靠城边小酒店的街口,许多人堵列着,看行刑的行列。

〔在呜呜的长号筒声中,马队旗伞簇拥着骑马的蒙古监斩官如飞而过。然后,竹板子响,差役们高喊:
“行人闪开!行人闪开!!”

〔一会儿破锣破鼓响着,高插边翎拿着法刀的刽子手和骡车上垂头披发背插斩标的女犯走过,后面紧跟着一个老妇人高喊:“孩子,孩子!天哪,救救我的孩子!这不能啊!”等等,不断被如狼似虎的差役们喝骂着:“老太婆滚开!滚开!不要命吗!”

〔小酒店的女店主刘大娘,提着一个竹篮子,内藏酒、肉、纸钱之类,原来似乎想挤进去拦住这可怕的行列的,见不可能,就退出来了,低叫了几声“可怜的孩子!”泪如雨下。恰好几个蒙装家郎走过,她警惕地咽住哭声,擦干眼泪,叫唤还在街边呆看着的女儿二妞。二妞虽是家常打扮,却是个出

色美丽的姑娘。

刘大娘 二妞！尽扭着干嘛呀？还不来照顾点儿家里的事！

二 妞 就来了，娘。（但她还是望着）

刘大娘 “就来了”，动也不动。咳，这样的热闹这条街上每个月都短不了一两回，有什么好看的？

二 妞 （这才勉强走过来，抓住她娘的手）娘，太可怜了。那么年轻漂亮的小媳妇儿会是杀人犯吗？

刘大娘 谁说她是杀人犯！她是跟你一样的好孩子。你忘了，前年春天来找过我们的小兰姑娘。

二 妞 小兰姑娘？你说陈二奶奶的儿媳妇？

刘大娘 可不就是她！（擦眼泪）

二 妞 完全变了样儿了！娘，还有什么办法救救小兰姑娘吗？能吗？

刘大娘 傻孩子，还有什么办法？（指竹篮）备了几样酒菜想祭祭她，也没有敢哩。小兰真命苦，怎么就碰上——（赶忙停住）

〔关汉卿——当时的大剧作家，起先也站在人后头看着，这会儿听得她们娘儿俩讲话，赶忙插进来。〕

关汉卿 （低声）刘大娘，你认识她？

刘大娘 哎呀，关大爷，您也来瞧热闹？

关汉卿 不，我到城外去看个朋友，经过这儿，净了街了，碰上的。

二 妞 啊，关伯伯来了，进来坐一会儿吧。（她很快地沏茶）请喝茶。

关汉卿 谢谢，二姐越长越俊了，还记得关伯伯？

刘大娘 我们是老邻居，您搬开这儿才两年多点儿，怎么能忘了呢！坐吧。

关汉卿 好。（入座）生意还好吗？

刘大娘 还可以。就是人手不够，又请不起帮忙的。老头子在宛平乡下的时候多，一个月难得回来一两趟。

关汉卿 不要紧，二姑娘又是你一个好帮手了。

刘大娘 可不是，要是个小子就好了，女孩子家抛头露面的，是非多哇。

关汉卿 唔，那也是。刘大娘，你认识刚才这女犯人？

刘大娘 认识，我跟她婆婆家还沾点儿亲哩。咳，眼看着这孩子平白无故地落得这个结果，又没办法救救她，真是……（擦泪）

关汉卿 她是怎么回事？年轻的犯这么大罪？

刘大娘 她哪有什么罪呀？她是个好孩子。

关汉卿 那为什么？

刘大娘 （望街上人慢慢地散了，小声）关大爷，底下这些事都是这孩子的婆婆告诉我的，没有什么虚假，您救不了活的，将来也替死的伸伸冤吧。

关汉卿 唔。你说。

刘大娘 这苦命的孩子姓朱，叫小兰。她家原是襄阳的农户。那儿不是打过好几年仗吗？城破了，阿里海牙大人圈地养马，把她家几亩地全圈掉了，还让她爸爸当看马的奴才，她爸爸一气逃走了。剩小兰母女

俩，活不下去，到大都来找她舅舅。碰得不巧，她舅舅不在，就寄住在同乡陈二奶奶家里。小兰的娘感染风寒，一病半年多，请大夫吃药什么的，借了二奶奶十两银子。二奶奶有个孩子叫文秀，人也老实，就是从小病病歪歪的，也没有定亲。二奶奶一天问小兰娘要那十两银子，小兰娘哪来钱？没法子就把小兰许给二奶奶做儿媳妇，也是一半还债的意思。小兰娘的病哩老是好一阵坏一阵的，到去年秋天就去世了。

关汉卿 唔，那么小兰呢？

刘大娘 后来小兰就跟文秀结了亲，小两口儿倒也不错，二奶奶也心肝宝贝似的疼爱她，小日子也还过得下去，可是哪知道祸起萧墙哩！

二 姐 娘别说这些个了，有什么办法救救小兰姑娘没有哇？真急死人！能不能让关伯伯想想办法呀？快呀！快呀！

刘大娘 傻孩子，关伯伯这位大夫，只能救人家伤风咳嗽，怎么救得了杀头？娘在说话，别扰我吧。

〔二姐见没有办法又跑出去了。〕

关汉卿 刘大娘，你说怎样“祸起萧墙”呢？

刘大娘 陈二奶奶娘家姓李，有个叔伯兄弟叫六顺，年纪老了就住在二奶奶家里，二奶奶家人手单，托他照料些家事。前年六顺多年不见的儿子也找来了。他儿子叫李宜，人家顺口叫他李驴儿，是个不安分的家

伙，多年在军队里混，据说跟萨千户到南方打过仗，到临安还捞了一把回来了。一回来就看上了小兰，想娶她。小兰不理他。后来小兰跟文秀结了亲了，李驴儿还是不死心。一天文秀出外没有回来，隔了两天才知道是被人推落在水里淹死了，有人说这就是李驴儿干的事。

关汉卿 (击桌)有这样恶毒的家伙！他算把良善的人吃定了。(问刘大娘)他当然还是为的娶小兰，对吗？

刘大娘 对。刚把文秀葬了，小兰日夜啼哭，李驴儿死皮赖脸地又向小兰提亲，小兰说她不嫁，情愿伺候她婆婆一辈子。二奶奶因她儿子死了也哭成了病，一天，想吃羊肚汤，小兰给婆婆做好了汤，李驴儿借个由头支使开小兰，在汤里搁上了砒霜，原想把二奶奶毒死，好娶小兰的。谁知道二奶奶忽然不舒服，没有吃，李六顺是个嘴馋的，就端过去吃了，当时就七窍流血死了。李驴儿威胁小兰，说只要她肯嫁他，就一字不提，要不就要抓她见官。小兰问心无愧，说：“见官就见官吧。”谁知道这孩子命苦，偏偏就碰上了一个赃官！

关汉卿 咳，于今不赃的官就不多了，她可碰上谁了？

刘大娘 (小声)官司打到了大兴府，知府大人忽辛您是知道的，要钱如命，可又死好名，老叫人送万名伞。他是个色目人，见小兰是蛮子女儿，又是个逃亡户，心里就不喜欢，李驴儿交给忽辛一封萨千户的信，

又给了他一些银子，那还有不向着他的？尽管小兰上堂去把出事的情形原原本本地说了，这位知府大人半点也不听她的，一个劲儿地用苦刑逼她招供怎样药死李驴儿的父亲的。可是小兰死也不招。

关汉卿 对呀，她万不能招啊。

刘大娘 后来，忽辛大人说，既然朱小兰不招，那一定是陈婆婆下的毒了，就叫把陈二奶奶拖下去打八十板子。小兰见问官要拷打她婆婆，一想婆婆那么大年纪，怎么挨受得起？她把心一横，就屈招了。

关汉卿 糟糕！她为什么要招呢？

刘大娘 她不招，那赃官不就得打死她婆婆？

关汉卿 这是万万招不得的呀，招了就得抵命，她没想到吗？

刘大娘 她怎么能不想到，可是要救她婆婆，她啥也不顾了。小兰这孩子就这么个爽快性子。

关汉卿 真是个烈性子女人，可是，哎，就没有一个细心点儿的官问问她吗？

刘大娘 哎哟，关大爷，谁还细心问她？于今杀一个汉人还不如杀一匹驴哩。小兰前几个才问过一堂，今天不就判断了吗？

关汉卿 全是这样草菅人命的狗官！

刘大娘 （低声）关大爷，您快别这样说！

〔街上的人又涌过去。二姐跑回来。

二 姐 （拉她母亲）娘，快想办法呀，（望关汉卿）关伯伯快

呀，您不是认识很多人吗，快想想法子呀！

〔远处闻炮声。

刘大娘 还有啥法子想！已经没有人了。可怜的小兰！（她坐下来，掩面而哭）

〔二妞随着她也哭。

关汉卿 （无限惨怆）这是什么世界！（起身）刘大娘，谢谢你，我走了。（自言自语地）咳，我当真只能救得人家的伤风咳嗽吗？

刘大娘 您慢走，关大爷，有工夫常来家坐坐。回去吗？

关汉卿 哦，不，我上城外找朋友去。

〔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刚要往城外走，他的书会朋友谢小山和艺人欠要俏从街那面人丛中走过来。

〔谢小山见了汉卿一把抓住他。关汉卿因正在想事，吃了一惊。

谢小山 哎呀，老关，正找你，到你家里，不在，原来你在这儿喝酒。

关汉卿 不是喝酒。我正跟刘大娘谈起刚才过去的女犯人哩。

谢小山 这我也知道一点，听说是冤枉的。

欠要俏 听说是人家要娶她，她不愿意，人家才害她的。

关汉卿 刚听刘大娘谈起，把我给气坏了。

谢小山 咳，气什么。于今是十案九冤，都认真去气它就没法儿活了。有事情请教你，上我们那儿喝酒去吧。

关汉卿 不，我要到城外去。你有什么事？